

火速裁员，扩张急刹车，虾皮离盈利还有多久

在裁员这件事儿，全球的互联网公司似乎都未能幸免。

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Sea Ltd(冬海集团)，曾经是亚洲仅次于阿里和腾讯的第三大互联网巨头，巅峰时期其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Sea的掌舵者李小冬希望打造一个游戏+电商+支付的超级综合平台，由于持续亏损，旗下最被一级市场看好的跨境电商平台 Shopee(虾皮)陷入了裁员。

Shopee 曾经依靠闪电战在东南亚电商领域实现了拼多多式的逆袭，2年超越了Ladaza。但现在，它正在品尝疯狂扩张的后果，游戏业务无法继续输血，越扩张越亏损。

裁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Shopee 需要思考的是，在下行的周期里，一个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市场中，肆无忌惮得全球化扩张，到底是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建立壁垒还是加速它的衰败？

两周结束，最迅速的裁员

9月19日，一个稀松平常的周一，Shopee 中国员工被紧急拉起了一个线上会议，会议的时间很短，5分钟左右，内容简明扼要。“就是一套流程话术：公司困难，需要优化，感谢付出，谢谢”，一位Shopee员工称。

Shopee 在中国有6000多名员工，他们分布在上海、深圳。因为深圳人员更多，此次裁员也是重灾区。

此次裁员非常迅速。会议结束后，下午就有员工接到了谈话，办理离职手续，并给了“N+2”的补偿。消息很快开始发酵，一位Shopee深圳员工在社群里坦露了自己的担忧，他正在到处找新工作。

一些员工被要求赔偿电脑折旧费，对此，Shopee 回应表示，是有这个情况，大约不到10名同事。这是在正常离职流程里的，主动辞职的流程里也有这一步，电脑损坏需要定损赔偿。

至于裁员比例，目前并没有明确数字。但一位Shopee员工称，创新业务应该是重灾区。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业务本身并不产生利润，是成本中心。

更重要的是和Shopee 主业无法协同。一位Shopee Food员工告诉Tech星球，他们产品研发就裁掉了三分之二。

在业务无法盈利的情况下，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开始大规模缩减人员时，Shopee 却逆势招人，去新加坡是很多人的新选择。一位Shopee员工告诉Tech星球，Shopee 工作并不是很累，起码不像国内那么累。

形势很快急转直下，裁员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8月，在Q2财报电话会议开始，Sea Ltd 首席执行官李小冬说道：“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我们更加关注公司给的盈利以及风险防御能力。”

也是这个月，一位昵称为“林戈下南洋”的上海交大的校友接到了Shopee offer后，携

家带口，还有一只宠物狗，飞到新加坡，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原地失业。

在裁员当时，他在知乎上透露，9月18日晚上，一些虾皮员工发现所有的会议室全天时段都被订满了，这引发了一轮恐慌，已经有应届生预感到要裁员。

9月29日前后，Tech星球从几位Shopee员工处了解到，本轮裁员已经基本结束。不过，一位员工称，这并不意味着裁员结束了。

Shopee 仅用了两周就完成了此次裁员，算得上是互联网公司里最迅速的，就像当初在东南亚电商市场用2年时间逆袭Ladadaa一样迅速。

从逆势全球化大扩张到收缩

过去两年，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收缩时，Shopee 开始大规模扩张。让李小冬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数据，财报数据显示，Sea Ltd 公司2020年全年营收43.8亿美元，同比增长101.1%，毛利润13.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0%。

2021年，Shopee的触角开始触及到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西班牙、印度等多个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它遇到了更多的竞争对手。

以巴西为例，这是Shopee最看重的除去东南亚外的市场。既有当地的 Mercado Livre、Americanas，还有亚马逊巴西站。其中，Mercado Livre 是Shopee在拉美最大的竞争对手。Mercado Livre 是巴西本土最大的C2C平台，是此前海外卖家入住巴西的首选。

和Shopee一样曾经全球化扩张的还有Uber。不过，Shopee未能复制Uber神话。跨境电商业务天然比网约车业务链条要漫长许多。网约车业务有明显的地域倾向，因此对于平台来说，只需要聚焦当地运力、派单、接单，就算完成了一次履约。

但跨境电商不一样，卖家来自天南海北，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美国，他们在同一个平台销售产品，最终要通过跨境物流到达当地，之后通过本地物流运输送到消费者手中。

问题的关键是，Shopee 进入的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尤其是物流还远远不完善。以印尼巴厘岛为例，当地除了1-2条高速公路外，其他基本都是两车道，人、摩托车、汽车混在一起，这大大降低了物流效率。

过去，Shopee 依靠同时补贴卖家和买家迅速起量，希望提高订单量。一位Shopee员工告诉Tech星球，只有订单量上来了，整个物流的运转才有机会变革，才有机会去降低成本。

一位之前做过海外业务的投资者在雪球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东南亚和南亚纯粹从广告CPM上看，或者说直播的消费能力看，大概是中国的1/10，欧美的1/50。另一方面就是支付和物流基建比较差。所以，一直是



比较担心这种市场的天花板和增速问题，是不是能快速被催熟，以及多大比例能催熟。外部看，很像20世纪初的中国电商，但渗透率和人均GMV不一定有中国当时那么高。

大部分平台经济都需要达到临界点，才有盈利的可能性。要知道，当初拼多多可以迅速崛起，和国内发达的物流体系和支付手段有着巨大的关系。Shopee的问题是，在一个基建及其落后且消费力不足的市场上，盈利似乎遥遥无期。

早在今年3月，Sea公司就表示，由于“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将关闭其在印度的电子商务业务Shopee India。同年9月告知员工，将关闭其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当地业务，并完全退出阿根廷市场。

从大扩张到收缩，Shopee 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不过，一些Shopee卖家对此并不担忧。一位Shopee卖家认为，只要巴西市场不放弃，那就意味着眼下的Shopee没有多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盈利”

2009年，拿到《英雄联盟》东南亚独家代理权的李小冬开始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在代理多款热门端游，积累庞大用户基础后，Sea 自研推出了爆款手游《Free Fire》，到2019年Sea游戏业务营收同比增长高达145.6%至11.36亿美元。

根据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生存射击游戏Free Fire长期以来一直是Sea最赚钱的游戏，从2017年到2021年的收入超过40亿美元。

不过，李小冬并没有继续躺着赚钱。基于对东南亚市场的了解，他一手打造了跨境电商平台Shopee和配套的支付系统Sea Money。

在李小冬的商业版图里，他要打造腾讯+淘宝+支付宝的商业版图，游戏业务Garena+Shopee的电商业务+Sea Money(支付

业务)一直是Sea的三架马车。

其中，游戏是Sea LTD的利润中心，一直支持着Shopee的电商业务。不过，任何一款游戏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Sea却并没有迎来第二个爆款游戏。

更重要的是，由于Free Fire在印度被禁，导致游戏收入断崖式下跌。

AppAnnie 统计显示，今年1月《Free Fire》在全球有7500万月活跃用户，其中超过4000万来自印度，封禁当日SEA股价暴跌18%。虽然这个数据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核心收入受损，让Sea失去了现金流来源。因此，在下行的周期里，Shopee的逆势扩张之路暂停了。Sea Ltd的股价也从从巅峰时期的372.70美元跌落至60美元，跌幅高达83%。

在市场欣欣向荣的时候，Shopee 曾经疯狂扩张，试图迅速建立壁垒。但当寒冬来得如此急促时，为了求生，Shopee 必须踩下刹车。

一位Shopee运营侧员工告诉Tech星球，起初他们比较关注订单量和用户数，但现在更关注GMV，“最重要的是盈利”。

好消息是，根据iPrice的数据，Shopee的网络流量从2019年第三季度的1.67亿/月增加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超4亿/月，增幅高达142%，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区域电商巨头的地位。

相比之下，Lazada的这一数据在同一时期从1.56亿/月下降到1.35亿/月。

这意味着，Shopee 确实是抓住了红利，它靠着补贴建立了用户粘性。但烧钱买用户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考验内功和运营能力的时候。

Shopee 和其母公司Sea LTD 首先需要活下来。李小冬已经证明自己在顺势中的扩张能力，现在他需要证明逆势下，自己依然可以带领公司完成逆袭。

一个火星，两种探测结果，火星上是否存在甲烷气体？



火星甲烷之谜即将浮出水面。

自从2012年在红色星球的盖尔陨石坑内着陆以来，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探测器已经多次探测到甲烷——从基础含量低于0.5十亿分之一(ppb)不明原因地激增到20ppb。

这些由“好奇号”在火星(SAM)化学实验室的样品分析中的可调激光光谱仪(TLS)仪器所测量的结果引发了天体生物学家浓厚的兴趣，因为甲烷是一种象征生命迹象的气体。毕竟，地球空气中的绝大多数甲烷都是微生物产生的。

可是，这种气体也可以通过非生物的方式产生——例如，通过热水与某些类型的岩

石的相互作用——因此，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火星上的甲烷的来源。在他们对TLS数据的解释中，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性。并且在他们对TLS数据的解释中也存在着额外的复杂性。

复杂之处在于欧洲航天局的微量气体轨道器(TGO(欧洲-俄罗斯系外火星探测计划的一部分))没有探测到大气中不断增多的甲烷。正如它的名字所示，TGO的设计是为了探测低丰度气体，其中主要是甲烷。

“当微量气体轨道飞行器在2016年出现时，我十分期待轨道飞行器团队会报告说，火星上到处都有少量的甲烷，”在南加州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TLS的

首席科学家克里斯·韦伯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到。“但当欧洲团队宣布没有测量到到甲烷时，我完全惊呆了。”

2019年，由好奇号团队成员——多伦多约克大学行星科学家约翰·E·摩尔领导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由于TLS是一种耗电的仪器，“好奇号”在夜间探测器的大多数其他设备都处于休眠状态时探测甲烷。但是TGO需要阳光来探测甲烷，因此它会在白天进行嗅探。摩尔和他的同事在2019年的研究中指出，也许这种差异是关键变量：也许甲烷在晚上从盖尔陨石坑的地面渗出，达到“好奇号”能探测到的水平，但在白天被大气混合稀释，以至于TGO无法探测到。

好奇号小组想要检验这一猜想，于是在去年的一天里，他们第一次用TLS进行了高精度的日间测量。研究人员将这些观察结果和夜间读数比较，发现摩尔的猜想是正确的。“约翰预测甲烷在白天会下降到零，而我们的两次日间测量也证实了，”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首席研究员保罗·马哈菲在一份声明中说。”所以这是得到这种巨大差异的一个缘由。”

马哈菲和他的团队，包括摩尔，在一项新的研究报告了他们的结果，该研究本周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当然，还有更多的火星甲烷谜团亟待揭晓。首先就是起源的问题。似乎有些东西

可能正在比科学家所预测的更快地消灭火星大气层中的甲烷。(平均而言，太阳辐射可以每三百年使火星大气中的一个甲烷分子分裂。)

研究人员表明，如果甲烷从火星整个地表渗出，而不仅仅是从盖尔陨石坑，即使经由大气的稀释，气体仍会积累到TGO能探测到的水平。韦伯斯特说：“我们需要确定是否有一种比正常情况更快的破坏机制，以便解释来自探测器和轨道飞行器的数据差异。”

相关知识

火星(拉丁语:Mars;天文符号:♂),古称荧惑,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也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为太阳系里四颗类地行星之一。西方称火星为玛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所以在英语中,火星是罗马战神的意思,通常被称为“红色星球”;古汉语中则因为它荧荧如火,位置、亮度时常变动让人无法捉摸而称之为荧惑。火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第二小的行星,其质量、体积仅比水星略大。火星的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自转轴倾角、自转周期则与地球相当,但绕太阳公转周期是接近地球的两倍[3]。在地球上,火星肉眼可见,亮度可达-2.91,只比金星、月球和太阳暗,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比木星暗。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在5400万公里(最远达4亿公里,探测器需飞行约7个月抵达火星)。